

# 《鼠疫》的象征意味和人生的荒誕感

□ 黑凝

感召着身边的记者、神甫、商贩、市民，最终大家用集体的力量和耐心，艰难地战胜鼠疫。

《鼠疫》表面上是一部叙述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但事实上，它也是一部带有寓言和象征意味的充满荒诞感的小說。正如作者选用《魯濱遜漂流記》作者丹尼爾·笛福的話為這本書的題詞所言：用另一種囚禁生活來描繪某一種囚禁生活，用虛構的故事來陳述真事，兩者都可取。加繆取了兩種，冶於一爐，創造一個人抵抗惡的神話。

既然是人抵抗惡，那就離不開人及其生存的世界。加繆十分注意耕耘神話土壤，讓象徵在現實中扎根。早在二戰中法國處於被德國占領的1940年，戰爭還沒有任何結束的跡象，各個交戰國還在激烈地戰鬥的時候，加繆就開始醞釀、構思這部小說了。但是，加繆沒有根據納粹的真實歷史來寫一部完全現實主義風格的小說，而是借助人類對疫病態度書寫一部含義更加複雜的作品。作者從納粹勢力在歐洲版圖上蔓延，聯想到歷史上奪取成千上萬生命的大疫病時代，從而把小說的主題上升到一個帶有抽象的寓言性和象徵性高度。鼠疫已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傳染病了，它成為象徵，而且是多層次的象徵，舉凡納粹，戰爭，人生，苦難（疾病、孤獨、離別等），死亡，惡都可以在巨大的象徵中占一層面。小說寫作技巧簡直可

以說是白描，但細節具體生動，敘述語調平緩有力，可信而嚴密。在加繆筆下，病鼠的垂死掙扎，患者的痛苦煎熬，醫生們的努力，防疫部門的工作，以及封城後市民的種種反應，咖啡館、電影院、商店等場所的反常熱鬧，黑市的猖獗，等等，一切都被以一種無可挑剔的現實主義手法，生動準確地呈現出來。在這嚴密而可靠的現實主義描繪背後，分明還有另一種東西埋藏著。面對突然來臨的鼠疫威脅，阿赫蘭城裡有著各色人性表現。這個城市的居民平時是安定，平和，彼此禮遇的，可是一旦面臨將導致滅頂之災的鼠疫，他們就驚慌失措，立即呈現出千差萬別來，人性的複雜就顯現了，尤其是人性中的惡，那些卑劣、自私、貪婪、胆小和怯懦的部分就更加突出地表現出來。

在全球面臨新冠病毒肆虐的大背景下，重讀《鼠疫》意味頗深，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小說中描寫的“鼠疫”是人類曾經面對，現在我們正在經歷，甚至將來仍舊無法幸免的各種突如其來的災難考驗的總象徵。面對災難，不是個別所謂專家自相矛盾、自圓不了其說的誤導，更沒有救世主，我們只有依靠自己，排除內心恐懼與疑惑，胆怯與游离，共同攜手度過艱難時刻，用耐心和毅力戰勝災難。

每次閱讀《鼠疫》，總會得到一種精神上的力量、心靈上的撫慰，也許這就是《鼠疫》留給我們的動人的永恒力量吧。



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談論阿爾貝·加繆的小說《鼠疫》，希望這本書能給大家帶來一些啟悟和力量。

《鼠疫》是加繆1946年完成的一部長篇小說，當年他33歲。1957年，44歲的加繆因為這部小說獲得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時任瑞典學院常務秘書的安德斯·奧斯林特在授獎詞中這樣評價《鼠疫》：令人信服的寫實的敘述以平靜準確的客觀性反映出抵抗運動中的生活經驗，加繆讚揚了反抗，那種惡的侵入在那些極度灰心和失望的人們心中喚起的反抗。

里厄醫生無疑是小說的靈魂人物，也是一個個性鮮明、內心豐富的象徵性人物。一場突如其來的鼠疫襲擊小說中虛構的阿爾及利亞小城市阿赫蘭城，為了控制鼠疫蔓延，里厄醫生不顧個人安危，也不懼權威、不懼任何困難，從自己的職業道德和醫生的榮譽感出發，在一個沒有硝煙，却有死亡氣息飄蕩在小城每個角落的戰場上，始終於“疫因”不明朗的鼠疫頑強戰鬥。以這種大無畏的人道主義和高尚勇敢的行为，

# 山村魚香

□ 蔣保林

童年時住在一個江南的小山村里，山村腳下遍布著大大小小的池塘，這些池塘裡的一汪清泉不僅方便了村民的生活，更為四季灌溉提供了保障。

我對這些清清的池塘情有獨鍾，春日可賞碧水，夏日可洗冷浴，秋日可以垂釣。到了冬天，山村熱鬧的冬捕就開始了，這一天是山村的節日，那水里跳躍的魚兒，岸邊喧嘩的人聲，分魚時歡鬧的場景，至今難忘。

那些年，池塘都屬於村集體，水裡面游蕩的魚也是集體的，平時不得捕捉，魚都要留到過年打撈上來，平均分到每家每戶。這樣，所有村民都能享受到村集體的好處，畢竟過年能吃上魚，就能應上“年年有魚”的好兆頭，所以冬捕便成了村里過年前的大事，馬虎不得。

冬捕有兩種方式，不規則的池塘一般采用“干塘”方式，就是將池塘里的水抽干，竭澤而漁。長形的池塘，則用拖網拖魚，大些的魚基本上也能一網打盡。

“干塘”一般是从晚上就开始了。傍晚时分，村民架好水泵，通上电，旁边竖个竹竿，上面挂一盏灯泡，发动水泵，“突突”声音响起，水泵便开始工作，“哗哗”的水声传出去老远。冬天的山村入夜后万籁俱寂，睡梦中你还能听到远处水泵传来的沉闷声响。

第二天早上，我总是迫不及待地察看池塘，看看池塘的水浅了多少。记得那天早上，我跑到池塘边一看，池塘里还有大半个塘的水，心想，抽了一夜的水还有这么多，这池塘里的水到底什么时候能抽完呢？村人笑着说，不要着急，今天一定能抽干。后来，我才明白，池塘就像个巨大的瓷碗，上面大下面小，越到后来，抽水越快。池塘又浅了许多，塘的边沿泥石都露了出来。此时，池塘里的鱼便不淡定了，水面上不时有鱼儿乱窜，有些鱼儿甚至跳出水面，估计它们也是莫名的惊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下午二三点钟的样子，水越来越浅，塘里的鱼都被赶到一个浅水洼里，那里面鱼挨挨挤挤，就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

窜。此时，村民们都赶了过来，抓鱼的时间到了。

抓鱼的工作一般由村上壮劳力承担，他们带着鱼筐，穿上皮裤，手拿抄网，蜂拥而上，不多时，水洼里的鱼便基本上捞完了。当集体捕捞结束后，就是村民自由捕捞时间，如果你不怕寒冷，不惧淤泥，下塘捕捞，也能捕些漏网之鱼，只不过都是些小鱼小虾。运气好的话，能抓上几条泥鳅或黄鳝，再不济的话，也能捡些螺蛳和河蚌。

集体捕上的鱼被抬到岸边，下一步就是分鱼。分鱼选择地点一般是塘边空旷处，鱼直接堆放在地上。分鱼一般按户头分，村里有多少人家就分多少份。先分青鱼和草鱼，争取家家户户都有一条，再分胖头鱼，最后再分鲫鱼和鳊鱼，最后剩下的小鱼直接搭配，以保证每堆鱼份量大致相当。分好了鱼，便开始抽签，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抽到个头大，分量多些的人家，一脸欢笑；抽到略次些鱼的人家，则开始暗自抱怨，只恨自己手气不好。

那时节，为了过个好年，村民分到的鱼都舍不得马上吃，大点的青鱼、草鱼和胖头鱼都要腌制起来，晒干后，过年待客，而分鱼当晚吃的一般都是那些小鱼。

记得，杀鱼的事情常由父亲完成，我们兄弟打下手。鱼洗干净后，烧鱼的事情就交给了二姐，待铁锅烧热后，放上几勺菜油，把鱼身平铺，不一会儿，鱼身金黄，香气四散。此时，二姐放上各种佐料，再加些咸菜和萝卜丝，添上水，盖上锅盖，十几分钟后，鱼就烧好了。揭开锅盖，热气弥漫，那扑鼻的鱼香蔓延开来，浓香四溢。

如今，山村分鱼的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再想起那“干塘”的夜晚，山村里家家户户鱼香飘荡的日子，就像梦里一样。只是我还是忘不了那捕鱼时的喧闹场景，分鱼领鱼时的欢快笑声。那声音伴随着山村鱼香穿过时光隧道，永存脑海，永难忘却！



竹海静湖 姜锡生绘

往事杂忆